

1945年初夏，日本侵略军的命运和德国法西斯一样，战局急转直下，来自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盟军开始大规模反攻。巴老岛、塞班岛、硫磺岛……迭次被攻占，盟军完成了进攻日本本岛的战略态势布置，冲绳之战后，日军制空、制海权完全丧失。等到八月上旬两颗原子弹相继爆炸，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，关东军受到灭顶之打击……

在全世界法西斯阵营的打击之下，日本军国主义宣告可耻的失败。近现代东方世界最凶恶的魔鬼——日本法西斯，终于末日来临。这天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。日本天皇发表诏书，向全世界宣告日军向盟国投降。日军分别在中国境内的广州、北平、潮汕、长沙、杭州、武汉、上海、南京……以及越南境内的河内等地签署投降书。而在日本，远东美军总司令、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宣布：“我根据德黑兰、波茨坦会议规定，率军占领日本本土，接受日军投降。”受降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，其间趣事不少，还要从美军巴丹惨败说起……

密苏里号 盟军受降的有趣细节

文／伍立杨

丹巴溃败与麦克阿瑟的荣与辱

1942年初，日军进占美军撤退后的马尼拉。日军威胁说，要活捉麦克阿瑟，并将其押至东京受审，最后会割下他的头，挂在帝国广场示众。美国最高当局闻之惊悸，立即严令麦帅转往澳大利亚，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。其手下将领温赖特，由少将升为中将，代他指挥全部美菲联军。麦克阿瑟离开时备感屈辱，他丢下一句话：“我出来了，但我必将回来”，后来成了名言，和“老兵永不死，他只是悄然凋隐”一样，被后人屡屡引用。美国战时新闻局把前一句当成格言，多次用作口号或新闻大标题。美菲联军中、美军近2万人，菲军11万余人，撤到巴丹半岛的则共有九个师8万人，外加两万多逃难的老百姓。罗斯福亲自下达命令，要陷入绝境的美菲联军投降，温莱特无法，率七万多人束手就擒，另有二万余人，拒不执行投降命令，经艰苦抵抗，后来退入丛林、山区从事游击战争。巴丹保卫战中，美菲联军在失却制空权的情况下，仍对来犯的日军造成重创，后因疟疾肆虐，种种热带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，比战斗减员还要多，更由于后勤线被日军切断，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走投无路。美菲军人被俘后，受到日军的非人待遇，转移途中被日军虐待致死、射活靶的将近两万人。温赖特被送到日军建在沈阳的战俘营中服苦役。一年多后，麦克阿瑟实践了他的诺言，带领近三十万大军打回菲律宾。他在莱特岛登陆，船未靠岸，他就跳下来，涉着漫及大腿的海水，身着崭新将官服，戴着墨镜，趟水上岸，身边跟着一群大小幕僚，摄影师忙不迭为他拍下了诸多照片，这是一个经典的招牌镜头。麦克阿瑟这一带点做秀的做派，彻底捧红了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墨镜，那就是有名的雷朋眼镜，从此成为时尚标志，到今日都是体育爱好者和户外运动迷的首选。中途岛战役之后，日军陈兵新几内亚，企图通过打侧翼的方式侧击美军，麦克阿瑟对此早有预感，他采取巧妙甚至是卓越的越岛(跳岛)战术，避免以大量伤亡进行正面攻击，彻底切断日军补给线，使敌人自生自灭……

两种旗帜和五支签字笔

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从马尼拉飞抵日本厚木机场，随后在横滨成立占领军总司令部。以横滨为中心的东京湾一带地区是盟军指定的第一期占领区，日军特攻队控制的厚木机场也在两天之内就清理干净交给盟军接收。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及内阁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军方统帅部参加投降仪式。临行前，天皇召见他们，谆谆叮嘱谨慎执行这项使命。九月二日黎明，重光葵等人从横滨码头乘美军舰艇，穿过东京湾，到达尼米兹上将的座舰密苏里号。海面上风平浪静，装有假肢的重光葵行动不便，而在他身后的梅津美治郎愁容满面，视若无睹，还是一个美军军官前来搀扶，重光葵才登上舷梯，到达甲板。将近十点钟，甲板上站满了各国观礼的人，其中有很多文字和摄影记者。曾经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军司令珀西瓦尔和菲律宾战败的温莱特将军，作为列席者参加仪式。双方隔着一长桌站好，麦帅将在桌边发表演讲，宣布战争结束。中国的徐永昌上将，当时任军令部长，代表中国军队前来受降，参加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仪式。投降书的签署仪式原定八月底举行，嗣因麦克阿瑟元帅终战后受命为联军最高司令官，包括海军也在他的管辖之内，陆海军之间不免有点隔阂，故又改为九月二日在横滨湾的“密苏里号”战舰上举行。签字问题，美军幕僚对此也是费尽心机，建议麦克阿瑟代表盟军签字，而尼米兹则代表华府签字。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皆大欢喜的提议。选择海军的“密苏里号”作为签署仪式的场所，意在尊重付出重大牺牲的海军的感情。而“密苏里”这个名称，也正是杜鲁门总统故乡的州名。地点、签字方式都扯平了，又冒出旗帜的问题。舰上本来悬挂的是海军尼米兹的将旗，他也是五星上将，麦克阿瑟坚持要把他的将旗也悬挂上去，尼米兹本人不置可否，却忙坏了他手下一群幕僚参谋，他们商量的结果，就是在同一根桅杆上，加挂麦帅将旗，结果两旗帜并肩飘扬。据说，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，也是唯一一次。但在美军将领中，矛盾也是随时随地产生。日本投降，由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主持仪式。海军听到这个决定，马上就不高兴了，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，海军的阵地要宽泛得多，凭啥由陆军出身的将领来风光显要呢？各有各的头目，各有各的人马，事情闹到总统那里，还有接受投降签字的地点问题、本国部队兵种旗帜问题、麦帅和同僚尼米兹的关系……都是紧急关头的一团乱麻。然而美军的智慧和胸襟确乎超人一等。他们很快找到化解矛盾、从焦点切入找到皆大欢喜的转圜办法。



麦克阿瑟在签字，他身后是温赖特



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，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日本东京湾“密苏里”号军舰上举行。

美国国歌《星条旗永不落》奏毕，受降主官演说，具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和惊人敏悟的麦克阿瑟，他的讲话出口便是可圈可点的名文，在此受降仪式上，他以其深沉的嗓音，以天才的演说家口吻诵到“枪炮沉了，天空不再降临死亡，海洋只用来贸易……”“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，一个奉献人类尊严、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、容忍和正义的世界”……仪表堂堂，威仪十足的麦帅下令签署投降书。日本方面重光葵首先签署，接着是梅津美治郎签名。美国代表尼米兹、英国代表弗立查总司令、中国代表徐永昌部长、以及苏联代表依次签署。这个场合的签字笔，毫无疑问，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物价值，收藏在博物馆？交与美国政府？然而，一支笔只能有一个去处，这个时候，谁也料想不到，麦帅奇崛的天赋在此表露无遗，疑难问题马上靠智慧和情感、乃至趣味来化解，他居然准备了五只派克金笔用作签字，不就是签署自己的名字吗？他用前三支笔分别写下自己的全名，道格拉斯，麦克阿瑟，后两支签署职务盟军最高统帅、以及年月日。第一支顺手送给站在他身后的温赖特，第二支送给英军司令珀西瓦尔，第三支归美国政府档案馆，第四支赠予他的母校西点军校，最后一支归他的爱妻琼妮所有。走出战俘营的温赖特将军，九死一生，已被日本人折磨得奄奄一息，瘦得像根竹竿，站立都很困难。麦帅对他怀着深切的歉疚，当即就对温氏表示，要金钱给金钱，要部队给部队，总之满足温赖特的一切要求。签字仪式后，又将他 and 珀西瓦尔专机送到马尼拉，让当年俘虏他们的山下奉文向他们签字投降。不久后，马尼拉军事法庭审判山下奉文，指控他犯有报复性屠杀平民等一百余项战争罪，随即处以绞刑。次年，温赖特升上将，任美军第四集团军司令。密苏里号周围，本来就绵延着四百多艘庞大战舰编队，签字仪式尾声，长空里两千余架美军战机，以密集队形，雷鸣般掠过，升起磅礴震撼的宏大气势，仿佛在隐喻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人类的和平必然到来。

战后重建

签订投降书后，美军对日本实施军事管制。关于军事管制实行行政的占领，日本方面又和麦帅进行了讨价还价。战后，麦克阿瑟负责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，日本人视之为太上皇。据报道，他是近现代对日本正面影响最大的外国人。二战期间，日军极度地凶残，军队的名誉扫地以尽，“给人的印象则是最残忍的无道德的民族，这是很可惜的。”这是重光葵说的，要改变这种印象，必须按照降书的内容切实实施。重光葵等人参加投降仪式后，立即返回东京，向内阁和天皇报告任务的完成。他认为：就日本而言，所有历史已告终结，“新日本的将来完全由日本民族的能力和努力实现来决定。若要延续过去的作风，即使战胜，前途也无希望，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态度，万事从头做起，将来才能繁荣，才有生存的价值。”(《重光葵回忆录》解放军出版社中译本，1987年版)重光葵向天皇谈到：“《波茨坦宣言》要求的民主政治，在实际上不但与日本现状没有矛盾，而且日本的本来面目由此被发现。”如果忠实地执行投降书文件内容，日本将再起。天皇对其见解深表赞同，“夸奖说，‘的确是那样’”。



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接受日本投降。资料图片